

第九卷

瀛寰瑣紀

癸酉六月中報館刊

致西士威先生書

魏塘儂齋老人丙寅作

威先生閣下往來上海十餘年來習聞閣下天稟過人好學博鑒縱橫數萬里上下數千年無不通曉洞達真所謂豪杰之士合地球五大洲罕有倫比屢思領教言而未得昨游滬上於書學中獲讀閣下所上通商衙門旁觀大畧及新議共兩篇所以爲中國謀者至深且切講信修睦篤重友誼凡我中土士民皆當爲之贊歎佩服感夫中土之與貴國通商最先一百數十年來茶絲之往其利不可殫述而於貴國尤鉅蓋上海未設口岸之先他邦不能直達中國必由英商轉輸英商得以加價先獲其利也道光朝以燒烟之事偶爾失和致貴國有五口之專用兵則貴國獨任其勞通商則各邦同受其利在貴國爲西洋領袖不欲專其利孔於大體固宜然以昔年一口之通與後來各口之通相較貴國一已之利權此亦大損於舊矣迨庚申春令貴國在上海公議本不欲決計爭兵外而何薛內而端肅不諳洋務不明大道致貴國不得已而有天津之役實一時氣運所開也乃貴國不匿小嫌彼此和好之後凡通商地界皆助中國驅除賊盜至公正之心尤足以稱羨遠近故上自恭親王及各省督撫皆謹守和約以禮接交與前數十年情形迥不相同祇以粵逆雖靖餘孽尙多四路出師軍務燻冗潮州及田提督二事稍有迂回何嘗別有意見其他應行整頓之事每思次第籌議今讀大著以借法自強緩不濟急諄諄相告其意甚感其勢則有所難行素仰閣下貫串古今凡中土史鑑無不搜討謹以芻蕘之俚言爲閣下一群陳之可乎夫地球四周十數萬里有百數十

國風尚各不同大抵中華開闢最早秉天地清淑之氣而生故治貴文明不務險遠三皇五帝以迄明代亞細亞一洲尚不全通此洲更無論矣歷代相仍雖國之理亂不一而治術則分剛柔行政但分仁暴總不以強弱爲斷君德柔仁雖弱亦強君德苟暴雖強亦弱剛者雖強於一時柔者則永于百世秦始皇築萬里長城滅六國毀井田焚書坑儒銷天下兵器其威烈不但中土所無即西洋著名之拿破倫華威頓亦萬分不及乃未至二世一田夫起事遂至喪亡千年之後又有元世祖其兵威直至俄羅斯可謂強矣然刑政不尚柔仁甫及百年亦不能久有其國我 大清朝龍興東土奄有遼金舊地薩爾虎一戰破明兵四十八萬歷天啟時克地直至山東省城所向無敵乃屢次自許明人講和息兵不以強富自滿 且應 天順人奉爲中華之主其時兵威之盛何令不行然除薙髮衣冠無一事改變風俗故民心感戴雖以三藩之叛川楚之亂皆歸破滅即今日粵逆之變爲時不爲不久失地不爲不少而民無怨心人無去志有如大議中所云天下賢愚百姓未有異心一段此即不專恃強而億萬斯年終不能弱之確證也蓋中土立國大旨有三曰教化曰政刑曰風俗教化者聖賢主之政刑者帝王主之風俗者百姓主之教化者千百年不變能變者惟聖賢政刑者遞時而變能變者在帝王風俗則有一時而即變者有萬古而不能變者雖主之者百姓而百姓亦不能自變其變不變之權上歸之天而已故教化政刑者皆以補風俗之偏而救其弊至於風俗則雖帝王聖賢只能去其太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也夫中國之與西洋風土人情無一不

異中國十八省山川平遠了無奇崛故民氣亦較和而心志則不能一非若西洋到處高山大澤曠野萬里語言文字隔海皆同中土則一省一府之中亦有相懸殊者不止南省北省之別也今即中華一國之中而言欲強北人行舟南人乘馬尚且不可又何能以西洋之風俗強之中華乎今 大議所列各款如本省迴避加兵餉復關稅尙係一國之政刑但有益于中國何所不可至建義學醫生立電氣標修輪船苟有華商亦不必上煩君上若創鐵路開五金山礦等事驚民擾衆變易風俗直無異強秦築城銷兵雖以本國帝王行之亦必天下大亂又何況他國之代謀乎先生所知所講者政刑也強弱也帝王之所主也而不知中國所不能強者民心也風俗也即帝王亦難以厲民也 貴國之政官與商不分商與民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干預故官可行商即可行民亦可行中國則官自官商自商民自民士自士各修本業各不相同官而兼商謂之忘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乃唐虞以來之風俗非 大清朝初創之政刑 先生必欲合而一之不亦難乎况 貴國不以民心爲重官權爲輕如咪哩堅之向係英國屬地中間民心有異即亦自成一國舍而不問習學天主舊教者最先耶穌一出雖有教主亦不能強西洋各國禁去耶穌而奉天主夫同此一教同此一國凡民心之趨向貴國亦不能強東爲西豈非明証乎至于理財之事中國丁有錢田有賦商有稅定制之外多取絲毫即爲暴政蓋時各省用兵不得已始有釐捐稍稍取之于商而群情亦不能無怨 貴國則經費皆與商相通朝廷並不自主如鴉片烟每箱抽至數百兩湖絲每包亦然中國倘能

仿行豈不大善而竟不能也此大有益于中國者尚不能效西洋所爲又能以厲民之事效西
洋乎夫中國之風氣固至弱矣亦至強矣譬如大海之水千波萬浪可謂強矣而熾編巨艦皆
能借海爲用若內地一陂一塘之水淺僅數尺可謂至弱矣而小舟重載即須陷沈以強弱而
言豈海內轉不若塘水平勢不能也莊子所云水在堂坳芥可爲舟施以杯杓則膠矣繩之中
國之民御以柔道則馴施以仁政則服強以所不願則渙散而不可收拾 先生爲中土久安
長治計既以忠謀遠慮相告亦不能不以所見及者爲 貴國勸蓋條約所載乃一字不可違
如潮州雲南兩事是也國政之嚴明在中華亦所切念如兵餉官制是也風俗之難移於 貴
國必徒勞無益無論中土自辦與外國代辦皆不能到如開鐵路 鑛是也竊窺先生之議
不過欲尊西洋之體制而取厚利於中國而事耳統而論之未必不可行未必立時能行現在
中國用兵未戢 主上幼冲 兩宮皇太后督率恭親王及諸大臣只能事事恪遵
祖訓謹守成規以冀海宇蕩平靜待 大皇帝及年親政 主上英明神武天縱之姿不
數年間自有一番振作即仿周王之周行天下巡幸西洋與 貴國相見亦未可定并不止派
員往各國駐札之事推而廣之并可酌派內商載絲茶往各國貿易也至于輪車鐵路爲各國
圖便起見則舍鐵路之外可與貿易中變通無碍于民之事亦不一而足雖不商之朝廷即華
商數人苟可有益亦能集事今先生必欲事事于之朝廷又必欲朝廷強之百姓豈非欲易反
難欲速反緩竊爲 先生不取也 高明教之

汪烈婦傳

陽湖趙烈文惠甫撰

同治甲子歲 王師底定吳越 兩宮軫念死事之人詔置臣廣搜采以闡幽微其三年烈
文應巡撫合肥李公之招編纂江蘇局中縣丞仁和朱君康壽既以其配汪孀人殉節願末
上之復來請爲家傳事既徵信乃據以爲篇曰

孀人汪姓采名朱君同郡人廣東大洲場大使諱曾澤之女也生而溫厚姿稟淑麗幼入塾於
書一講授即通大義稍長常學爲詩文乃曰婦人者但勤女紅絜甘旨風雅非其本務因不爲
也及嫁祖姑戴太宜人年七十矣易喜怒而翁持家性尤嚴孀人常候顏色得其歡心他日戴
與姑李宜人相與言戴曰他家婦婦也吾家婦女也汝婦若是不啻吾得汝矣族黨聞之咸大
息謂不可及咸暨癸丑粵道陷江甯警聞人爭遷徙不相顧弟姒唐海陵產也衆謀歸諸海甯
孀人曰非也海甯衝設不虞姒一女子奈何遂偕行事定歸久之祖姑與翁繼謝家替朱君窠
筆出游孀人事李供子職縫紉烹汲勞勩過婢傭庚申二月賊自甯國間道襲武康犯杭州城
倉卒閉朱君謀奉母旁匿顧視妻子恤然不忍行孀人指階下井曰君第奉母吾不死幸也即
死異日求吾骨於此矣二十七日城陷火拉拉及居隣奔騰賊巷外往來孀人速其夫奉母走
避鄰舍破屋自攜子敦復藏復壁中會其幼女隨朱君仲兄奔至趨壁壁人多填塞女踊而號
羣懼賊踪跡咸咎兄欲屏出之孀人奮然曰我去伯氏乃得容趨出赴井井口隘天寒衣絮厚
不得入賊突至急解衣奮投下時二十九日酉時也賊退越若干日出尸於井面如生孀人生

陸道光戊子年二十一而嫁嫁十一年殉節死生男子二敦復敦豫女子二祥徵德徵次年難
作一男二女繼死其一敦復者為賊虜脅去不返人咸怪之趙烈文曰禍福之論卑矣哉以顏
氏子幾聖而早卒鄧攸棄其子活其弟子而不祀忽諸故報施之道可以語中下不可以語上
嘗也或曰死於牀死於湯等也死而名存福乃為偏優夫名者實之寶也名與實孰重故計有
名者非能捐生也決矣孺人知行義而已傳之者傳孺人之義以詔後人知所從知所違而已
庸知他哉庸知他哉

唐烈婦傳

吳縣亢樹滋鐵卿撰

唐孺人小字愛仙海寧人父維新候選布政司理問母沈氏孺人生有至性侍母病衣不解帶
者幾一年年十九歸仁和朱君希穎伉儷頗篤姑李太君善習靜孺人分理家政無纖毫過失
然遇大事必請而後行戚黨咸以佳婦稱之居無何粵匪亂作陷金陵杭人震恐遷徙者道如
織孺人謂其娣妣汪曰生為朱氏婦死為朱氏鬼奚避為庚申三月城陷孺人匿暗壁中免賊
退奉其姑至硤石姊氏家復之諸暨姑尋病孺人親奉湯藥不以勞他人至躬自炊爨及卒哀
慟者累月猶未已也辛酉秋以葬事旋里適粵匪大股繼至圍城而月食且盡孺人得糜每以
厚者奉夫而自食其薄者曰君擔負甚重勿我念其臨危而識大義如此城再陷家人紛散孺
人毀容敗衣巧行至諸暨之直埠鎮覓其夫不得欲死者屢矣既知在上海遂偕伯氏往赴之
時伯氏挈其子就道意頗急孺人迺曰吾家十餘人茲惟伯氏與姪在宜亟往吾一婦人不足

惜也行彭家埠少憩視伯氏去既遠遽起赴水同行女伴爭挽之已不及時治元年五月
二十二日也得年三十孺人既卒朱君訪求消息不可得最後遇直埠傅氏始得死耗蓋即當
時女伴之一者乃具事略介其兄某卿貳尹徵傳於余先是庚申之亂某卿知汪沒於井余既
為之傳矣越一年而孺人又繼之何朱氏之多烈婦人也然汪之殉也倉卒不暇顧而孺人則
已脫身在道疑可從容自處顧竟以一死畢其志嗚呼是尤可哀也已孺人長女寶徵年十一
見孺人卒大慟亦赴水死

右吾杭朱氏二烈婦傳汪烈婦為仁和朱某卿二尹康壽淑配死於庚申之難唐則某卿
弟謂卿二尹希穎室人辛酉難作與所生五女寶徵婉徵愛徵招徵孝徵先後死之而某
卿長子敦復年十二歲亦被賊擄去不屈以殉其次子敦豫與二女祥徵德徵亦皆以烈
死祥徵性尤孝年僅八歲母死後哀慟累年聞者至為之感動顧與其兄妹俱死於辛酉
亂中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茲特錄寄二烈婦傳並略叙其事於後伏望登入瀛寰瑣紀
內表幽閨微實有功世道不淺云

金湖花隱識

與許雷門孝廉書

篆香顧敬脩

雷門先生閣下春間從 穆廬丈處得見大著帖體詩時藝及與朱鏡香司訓書知學有原本
各體皆工思欲望見 顏色獲聆緒餘卒卒無暇也乃未經造訪辱荷 先施款接之下且喜
且愧走也何人忽枉 高賢之駕私心為之欣然惟是懶散成習一至於此徒增慙慙而已雖

當日未及暢談而迎人善氣如坐我於春風中矣別後欽欽在抱每飯不志旋聞旌旆暫返若溪會晤尚需時日惟有暮雲春樹臨風企望已耳敬脩幼年孤露膏肓無知弱冠得師長教誨略有知識但賦質魯愚加以荒怠縱鞭策駑駘不能寸進泊乎吮墨含毫亦聊爲應舉計耳今耄矣亦復何爲又性好禱積華緝織冶排偶之文雕蟲末技固不登於大雅之堂又烏敢爲長者陳哉至舉業一道尚未能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辛酉之春長髮陷乍川數十年積稿隻字無存於時道路間莫保性命又何暇復理舊業耶迨後大難削平卽景生情稍稍從事筆墨然皆愁苦之音讀之不自覺其泫泫淚下不足以汚有道之聽也前者應敏齋觀察重脩上海邑志某曾將拙稿中之有關於滬瀆風土者繕寫數篇丐人呈覽蒙許采輯但邑志迄今尙未開雕不識將來可能附驥否又前見王叔彝先生怡安堂詩一集喜其清新圓利心嚮往之時先生爲吾浙嚴州太守思欲作數行郵寄草創甫就而先生遽歸道山至今歎甚茲呈上時藝一篇老婦畫眉徒增醜態并此詩亦附上聞先生尊目有恙凡詩又皆屬耳受暇時祈囑令高徒口誦一遍大加斧裁先生不以爲不可教而教之則幸甚幸甚某不勝惶恐之至謹再拜

妙音經

摩登伽侍者摘錄倉庚集

爾時佛在怕婆國觀見衆生多多懼內受無量苦楚煩惱牽纏沉溺愛河莫可解劫時有長老優婆塞知佛現化救度衆生於是率怕婆居士二千五百人同詣佛所圍繞三匝優婆塞在大衆中卽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遇大羅刹婆云何不怕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此等惡業皆自元始劫來夙世身爲歹人不作善果打娘罵婆欺大壓小凌逼僂偶傷殘奴婢對令今生劫遇婆提達多獨招惡厲之妻見受果報生死不能脫離惟宜速發虔心每日齋沐焚香朗誦怕婆經一百卷自然消其惡孽婆心回毒向善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優婆塞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優婆塞天下無物最毒惟大羅刹婆最毒非婆最毒毒故在心當見婆時勿作貪想勿作嗔想勿作痴想何以故貪想嗔想痴想不能免怕婆不能降伏其心優婆塞於意云何世人多薩陲多多怕婆佛說薩陲卽非薩陲故無怕婆今以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有一無薩陲否不也世尊佛告優婆塞色愛想行識五蘊積染人未見婆如飢思啗如渴思飲尋得見婆頓大歡喜如須彌山等卑心屈體云何不怕優婆塞於意云何以急求人盡可怕何况於婆故知以色求婆卽以色怕婆鬢髮絳顏珠翹翠鬢是諸色故以聲求婆卽以聲怕婆嬌嘶嬌媚語娃音是諸聲故以香求婆卽以香怕婆脂濃粉膩茉莉闍提是諸香故以味求婆卽以味怕婆華津酥乳咒玉含丹是諸味故以觸求婆

卽以觸怕婆黎渴美盼腰折步搖是諸觸故以法求婆卽以法怕婆鈎頸坐膝捫軟鬪唇是諸法故我如來護念付囑不以色求心不以聲味香觸求心應無所求而降伏其心優婆塞曰佛言世尊婆有諸趣以一見前不覺迷戀云何不願樂欲聞佛告優婆塞如來有正法眼婆趣見前照見皆空是故空中無色無聲香味觸法無眼耳鼻舌身意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寒巖枯木誰親者外觀於身身無其身塚骨腐屍妍媸何有遠觀於物物無其物龜毛兔角嚼蠟空花二者既無同歸于空故無求無得以無所得故無有恐怖顛倒遠離夢想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優婆塞曰佛言世尊甚深妙義世罕得聞衆生云何得證如來不以六塵求婆佛告優婆塞中土能作是念名爲入塵而無所入與婆異被上土能作是念一往來而實無往來與婆異牀真人能作是念無不來而實無不來與婆忘形阿羅漢能作是念實無有婆是名阿羅漢此四菩薩在一切凡夫中爲第一優婆塞曰佛言世尊人各有心云何有怕不怕人自一婆二婆以至三四婆無不怕者云何佛告優婆塞六道輪迴夙注難于今世而更之何爲六道二女泣偕百男私致得天道故斷機解佩舉案齊眉得人道故殫雨尤雲悲歡離合得阿修羅道故反目司晨對嘴盧都得餓鬼道故頂蓋擎燈抱頭長跪得畜生道故拳椎脚趨操刀弄杖得地獄道故以是道輪迴自作自受善男子善女人能持受是經諸有惡趣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優婆塞曰佛言世尊積愛生怕色故自然今有非色亦復怕婆者何佛告優婆塞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婆心以怕聲聞妄意做効凡夫仍妄亦不思怕故反惡爲美如草木皆兵

實非兵故迷情展轉不獨見在世受怕于過去世心未來世心均受鳩盤陀折制無不是怕優婆塞于意云何人身怕婆生子娶婦亦復怕婆以婆怕婆內人衣鉢色愛流隱未有盡時故惡婆名大羅刹如天心朗朗善曜者幾中有天狗天賊天哭天姚棒光勾絞獨火毛頭雷霆閃電豹尾黃幡見則凶灾立至鬼哭神愁當知是婆此曜降誕又如昆蟲毛羽中有毒龍毒虎惡狗惡蛇狐狸蝙蝠蝦蟇蜈蚣蜘蛛作怪野雉成精當知是婆此類幻化人一週之靡不迷眩昏沈捨身忘整復次優婆塞世人不思慾海無邊回頭是岸但以小乘法門自負婆羅持霄畏日地羅不脫恐彰諸謗保護空名一任黑風吹落榜樂阿蘭那行名爲無諍三昧其又怕婆覓婆更求優婆夷多那夷寵如摩尼寶珠河東獅子作百千萬億驕慢只得忍辱波羅蜜胎禍流毒身嗣不保痛哉痛哉若人能持奉尊禮是經佛作三相五毒六識因緣朝夕誦誦念念純熟大羅刹婆悉成檀那須女冤愆債盡行消滅詈難舉舌打難舉手行凶器械自然墮地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優婆塞於意云何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婆俱以此法不怕俱以此法降伏其心優婆塞曰佛言世尊世人怕婆夙孽消除婆以甚懼積因合受何等果報佛告優婆塞鄴都九幽無間諸獄陽罪陰懲習受不差毒口罵夫咬夫當受穿腸拔舌有惡蝎千萬攢咬牙根拗曲誣謗抑勒當受鐵床巨石壓體莽蛇百丈吐舌時砥其面慳貪自畜吞火食炭常受饑餓欺慢盜竊者坐黠黑大鐵圍山不分晝夜其中兵戟霜刃墮指割膚如息爭鬥墮胎傷孕者當入血池在鐵圍山之兩週闊萬里流浪上下腥穢難

手捧一盤盤中盛了幾杯酒忙忙的只朝前走臉上掙得白裏泛出紅來甚是可愛他見磨敦在門口鬼頭鬼腦的探望便道磨敦先生來的正好樓上有一婦人攜帶一子方才新到住在樓上第二號房裏首說是來覓磨敦先生說話的先生快快上樓去一會說畢便端着盤兒忽忽的向衆客那邊去了磨敦聽見小侍婢直呼己名不覺喫了一驚急忙的往內走了過去恐怕他朋友看見查問他何事來此若被他門衆人曉得豈不應了他渾家的話頭於是三步兩脚的直上扶梯履聲閣閣愛格在第二號房內聞得樓板響曉得有人上樓連忙開門一望只見來的就是磨敦便迎將出去叫道阿哥身子便投在其兄懷裏磨敦亦將妹子抱住兄妹二人相携痛哭哭了一回磨敦抬頭將妹子一看只見一頭白髮滿臉皺紋年紀不過三十餘却像七八十歲老年人光景迥非昔日十八歲離家時情狀回憶當時臉不傅粉而白唇不塗朱而紅神光離合直疑天上神人纔十餘年便老邁如此令人又驚又歎此時大家住了哭愛格叫道阿哥阿哥我門自分手後已十餘年不見面了說著又哽咽起來磨敦便安慰妹子道妹子且坐莫要傷心我今日若不先曉得你來覓見面也不認得了你爲著何事一老至此呢愛格道兄長說也話長且俟緩緩再講現在我小兒希尼携來了交與兄長管教罷只是母子一朝分離做娘如何捨得但出於無奈也說不得只好聽憑天命罷了說畢便轉身走入裏房一小坐榻傍磨敦跟在後面只見臥榻上睡着一人愛格便輕輕的揭起被窩又用手搖搖向磨敦示以不用驚醒之意又道希尼這小子日來病得狼倦早已要睡我不令他在床上睡是因

兄長要來先令見面看看此兒有無出息此時希尼正在黑甜見其一頭歪在枕上細髮覆額容色安然便如嬌養過甚雖處此窘境他却安享快活未歷辛苦尚不知世事艱難的磨敦看見妹子的形容這等枯槁再看看外甥的相貌何等舒和不覺心中傷感憐起他妹子來眼圈紅兩行眼淚便要落將下來連忙用手巾拭乾低頭默默不發言看官父母愛子這是出於天性的旁觀因此感動這也是人情就是爲父母的平常不見答于朋友當這個時候目擊如此苦况也未有不感動的若但是一味嫉恨毫無慈念這種人自己以爲端方我說他心腸比鐵石還要硬些這摩頓與愛格是手足至親見了如此光景豈有不動心之理呢愛格見摩頓默默無語便問道兄長你看外甥何如請你替我管教管教伊年紀尚小生性柔弱受不起驚嚇的你莫要常常的怒罵伊纔好呢兄長你是已也有兒子做父母的心都是一樣的呀摩敦用手撫摸着希尼說道好个相貌真真是个佳子弟妹子你只管交給我我把伊總回自已的兒子一樣看待口裏說著心裏却怕渾家不答應十分躊躇又想如此好兒伊見了亦必定喜歡的摩頓心中自言自語愛格却又輕輕的將被窩替希尼蓋上便與兄長携手至對面房中坐定愛格問道兄長我從未曾見過阿嫂不知伊脾氣如何想來必定是賢淑的希尼將來全要老嫂照應我想嫂子自己也會爲母自能疼惜小孩子但是我總要當面見見纔好兄長可許我一見麼摩敦聞此言心中頗不自在停了一刻咳嗽了幾聲答道你娘子真是賢德婦人世上少有的我娶伊來而且得了厚資現在的光景如此全是伊進門後興旺起來的符

家節儉謀事精細我得了這個內助不知省了自己多少心力雖然伊的脾氣有點任性這也只好由著伊去沒有什麼大開得的呢愛格又道兄長我還有一事相求兄長答應不答應摩順道看是什麼事若是商量銀錢等事這到也好說的愛格道兄長我自己曉得我而今是不久於人世的了摩順聽了此言大為不然只是搖頭叫妹子休要胡說愛格又道人的壽數是前定的我今日衰老到這個地步那裏還能久延呢我此刻亦別無掛戀只有兩個孽障不能適然長兒康吉年紀大了性情剛毅志氣高傲自己也可以在外邊混飯喫了我還不甚在意獨有希尼這孽障我實實的捨不得離開他他太過於嬌弱不知世事總要我自己照應才好我想在這村中賃一間小屋暫且寄住只要可以容身就是了未知可否如若可行並求即在尊府左右近處地方橫豎我是將要就木的人既在此間到底也有個親人看看說到這里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磨敦道妹子不必說這些憂愁的話叫我聽得難受你年紀比我輕多了你若就要死我便如何切莫再如此說口裏說著心裏却暗暗的盤算道妹子如此苦惱要在此住下甚是好事但是娘子的性氣不好我答應了他若不許起來那便如何是好尋思半晌又道這事漫漫再作商量妹子可自己與你嫂嫂說我去叫他來你門見見面兒他若肯應允就寄居我家裏豈不更好妹子你不曉得我做生意的貨本都是你嫂子帶來的他為人又甚是嚴正所以不得不與他斟酌受格道是極是極哥哥何不就請嫂子來見見我想人心總是一樣的嫂子見我母子的光景斷無不允之理摩順點點頭不答應停了一刻愛格又道哥哥

你可曉得你妹夫從前始末情由麼難道自己的哥哥也與他人一樣心中尙是懷疑以我當日爲私奔以我兩個兒子爲非正出嗎愛格說此話叫人聽了無有不相信的惟這摩順爲人經歷世故這種無憑無據的事幾句空話那里肯信況且他妹子這事已經公堂斷定的他聽了妹子所言低着頭半晌嘆道依我說妹子從前受人的愚弄了如今也不必提起罷愛格道不是這麼說你妹夫與我實在行過婚禮的他爲人正直無私曲豪俠有義氣我實是欽佩哥哥你想我若不是正婚他叔父坡弗的產業何以不歸他兄弟倒歸他呢以後不必責他他雖死也不宜十分毀謗呢摩順聞說不覺微微的動起怒來作色說道我不曾妄毀謗人我門做生意的人心地樸實看事總須看理上下得去斷乎沒有別的話說據我看非利的行爲于理上似有不合就是他從前果有行婚之舉後來不該毀滅了憑據又把証人遣散去世的時候又不曾作遺書這幾件事他能辭其咎嗎此係舊話我也不必多言只是一層兩個外甥將來有了出息恐怕世人永遠以爲私出那才難呢說到這里便又眼着他處說些別的閒話怕愛格再提這事愛格正以手巾拭汗便長嘆一聲道罷了連自己同胞共骨肉至親將阿哥尚且不信我的說話又何怪世間上這些人不肯相信呢這也無法只好憑他罷于是兄妹二人又絮談片刻頗爲不歡原來他二人雖是一母同胞却離別有一十六年之久摩順因妹子私嫁非利頗有相輕之意愛格爲非利辨白摩順也不相信未免彼此心裏有些不合起來對坐了些時摩順道天也不早了妹子好早點安歇罷心里不要過于憂愁實在煩悶時

吃一盃酒散散心罷說畢立起身來辭別回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再談

十四節

不賢婦忍心凌寡

苦命人揮淚托孤

磨敦辭別妹子走回家中他娘子在窗下坐著候他回來尚未睡呢一見他來便問道你妹子說些什麼磨敦不敢隱瞞一一的告訴了渾家便同渾家商量了半夜磨敦尚有人心實是哀憐他妹子想要留他在家里無奈他渾家心如木石隨你如何說法他只是不允慢說留住的話就是要他去見愛格他還裝腔作勢的不肯後來看見丈夫的意思甚堅心裏想他到底是个男子漢倘我一事不行他執意起來必定要留那賤人那時我才無法可使呢不如且答應他前去見見那賤人再作道理拿定了主意便假作悅色似乎像个爲磨敦好話所感動的樣兒說道據你所說愛格形狀實是可憐聽了也爲他難過既是他現在有病你要我去看他我姑且聽這一層明日同你去客館中走走便了磨敦本來怕妻今聞娘子許了他去看妹子心中已是萬分感激留愛格住的話也不敢再提况自己尋思這村中人說好話的人少說壞話的人多他渾家又太好體面自誇門戶清白無瑕可指因此與別人結怨者亦頗不少他門無時無刻不探我的錯處若被他們曉得妹子的事那時傳揚出去豈不叫我無面孔見人嗎便也把留住的心收拾過了於是夫妻二人收拾睡覺一夜不表次日天明夫妻携手出了大門放步詣愛格所住客館中來磨敦相貌魁梧一表堂堂那渾家五短身材面色黃瘦鼻尖眼露甚非慈祥之輩從前磨敦討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心機計謀百出方才誘得他心服然旁

人議論都說麼嘸討他並非愛他的相貌實是愛他的銀子原來麼嘸自討他後事業大爲興旺從前店面不過一間門面而且貨物稀少今則已有四間大的店面各貨堆積如山甲於村內他渾家因此十分得意常常的數落麼嘸道非我你何能至此麼嘸也只好順受至於婦人心裏實在愛夫與否却未能知道但在麼嘸前總較之在外人前面上交代得下去就是了麼嘸之不振夫綱起初是愛其財後來是積威所致漸漸不能振作大凡懼內的都是如此不過好色者多愛財者少麼嘸總算是懼內中一個別開門徑的了且說他夫妻一路行來娘子打扮得甚是華麗頭上飾以各種花卉長裙委地行步遲遲只是身上穿着一件黑衫實實過厚此時天象正是大熱不知何故還穿這樣厚衣想是體氣嬌弱所以如此不然定是好體面不捨得脫這件衣裳胸前金扣粲然足下皮鞋甚緊原來他足指素生鷄眼鞋子緊了十分疼痛他便咬住牙關忍疼緩緩行走一面走一面問麼嘸道你平日說你妹子美貌異常是個絕世的佳人而今何如呢麼嘸道從前實是美人而今年紀大了心緒又不佳老蒼了不像先時樣子呢娘子冷笑道相隨心轉他的心不正相貌自然也會變醜的行了許久麼嘸催道娘子快走點罷他渾家聽說不覺厲聲道麼嘸臭王八你不曉得老娘脚上有雞眼麼嚇得麼嘸不敢開聲連忙陪笑道緩緩的走我陪你我等你於是走幾步候一會走幾步候一會到了客館門前他渾家說道我們不必久坐趕快說幾句話即便回家省得人家看見盤問麼嘸答應着同進館門只見靜悄悄的 一個閒人也沒有惟有香烟氤氳一陣陣的觸鼻婦人見如此清靜

甚為歡喜遂一直上樓愛格正坐在榻上希尼坐在旁邊衣服整頓得甚爲齊整厚來愛格特意有心將兒子打扮出來與麼嘸渾家看令他歡喜便好托他照應了愛格見有人來連忙立起麼嘸走上前先見過了妹子用手指着渾家向妹子說道這就是你的嫂子了愛格抬頭一看見他面上毫無一點和悅之色心中不覺一動連忙伸手相拉這個光景並非迎接實在是哀求的意思婦人本意原要拿出身分行個以尊接賤之禮及看見愛格容貌雖老邁不堪而丰神尚在不覺自漸形穢也使用手相拉愛格緊握其手道嫂子好回頭又命希尼前來見過舅母婦人便招手道好孩子可來我這里不要怕生麼嘸甚喜抱起來置於膝上撫摩其頭說道好相貌真是一個俊品我們孩子那里及伊於是大家坐定婦人道今日天氣頗熱我一路行來更覺熱極了麼嘸便對希尼道你可拜見舅母而今又做舅母并又兼做娘呢希尼聽言即便上前深深一拜婦人聽見麼嘸如此說法頗不自在又不好即時發作勉強忍住見希尼來拜只得勉強笑道我家裏也有一子看光景大約與你同歲了愛格急急問道是真的嗎是真的嗎一面問一面將坐的椅子移移近在嫂子跟前側身低聲說道我的事情想必哥哥昨夜多與嫂子說明白了婦人冷聲冷氣的答道是是是愛格道我想借住在此村中不知嫂意下如何可以不可以呢婦人聽見這話便不答應轉眼望着麼嘸知道渾家不肯便兩眼望着外邊以示不可留住的意思他兩人在一旁做神做鬼誰知都被愛格看在眼裏心裏便冷了半截旋見婦人開口說道這事我不能作主你只問你哥哥就是了麼嘸是順從老婆

慣了的人此刻渾家正在面前那裏還敢答應妹子違背夫人的意旨只得咳嗽一聲說道妹子非是不肯留你依我看來你萬萬在此久住不住從前情事無人不知教人知道自家有何臉面呢愛格道我躲在裏邊是不出戶除兄與嫂二人之外不令一人見面還有誰知道呢磨敵便向婦人道這事隱藏得住嗎婦人道這種事如何瞞得人住呢依我說你妹子可以收拾這條心罷實對你講我們住在此間不可不為自己門戶體面計況且生意之盛衰子孫之成敗都繫乎此豈能糊裏糊塗留你不顧自家呢磨敵見他說得太決絕恐怕妹子傷心便道你也不必多說等我與妹子細談其中委曲你可帶了外甥在隔壁房中坐坐去婦人本想目已遲能及見愛格容貌吐屬均非凡品便也不敢十分亂發作了聽見摩頓叫他到隔壁去他也樂得推在磨敵身上叫磨敵做壞人橫豈我不開口他總萬不敢答應就是了磨敵見渾家去了便輕輕與愛格說他如何強悍如何不肯我實無法又道妹子不在此住我便好把希尼做个遠戚孤兒看待村中便無所疑心妹子若住在此間必然會露出來反為不便希尼年幼不知事體倘與同輩小兒頑耍恐怕輕薄人就要罵他是私孩子呢妹子你做娘的聽了這話氣也不氣愛格聽了這一席話不覺長歎一聲道母子竟不能長聚一處了可憐孩兒幼小將來我死了他那裏還曉得娘還記得娘嗎天呀可憐呀可憐磨敵聽見妹子如此說法心中大為傷感也便忍不住哭了用手把妹子抱在懷中兩淚撲簌簌流將下來便道妹子非我不肯其勢實有所不能你從前在家日家中上下人等如何愛慕你年既及笄有多少人屬意于你

你却為非利甘言密語誘騙去了那時你年紀還小也不能怪你現在你既愛希尼便當為希尼前後細細盤算總要與他有益才好依我說你守著他受別人踏踏何如舍了他于他有無窮之利呢愛格聽了于希尼有利之話大為動心忙道哥哥我服你了如今凡事聽天由命罷了希尼交付與你望哥哥好生撫育天必降福于你我心已定不在此留住了磨敵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還有一說嫂子是一個極好的人但不可拂他的性若不顧他來那才與他不得了呢先要將他安慰好以後希尼便沒有苦頭吃了遂大聲呼道娘子過來事已說妥了婦人聞丈夫叫他便帶了希尼走將進來磨敵問道我們今日就把外甥帶回去好不好呢婦人道且待一日家中還要收拾房子預備舖陳呢于是互相議論希尼在一旁靜聽忽然的問道我到舅舅家內去住母親往那裏去住呢愛格聞言忍不住眼圈一紅含着眼淚應道我有要事須往別處一行你暫且在此舅舅舅母甚是疼你愛你我去就來的噫希尼這才曉得母親把他交與舅家了使舍了那婦人奔到母親懷中摟抱大哭這一哭真是天性激發一毫不可勉強的愛格也噙喉不絕磨敵在旁都止不住流下淚來獨有那婦人在旁看得不但不哭反冷笑道我看你這孩子嬌養慣了這種樣兒如何使得恐怕還難以改變呢回頭對磨敵道我們在此坐久了倘外邊曉得恐招物議不如回家去明日再說罷便與愛格道我們去了你不必悲傷就哭也于事無濟的明日希尼的事便可定局你放心罷磨敵與妹接唇半晌勸慰了一番道妹子愛惜身體今日天晚時我當復來再與你暢談一切我此刻要送你嫂子回去嗟說

罷夫妻携手起身愛格連忙相送下樓去了到了晚間磨敵又來談了半夜方才回去所談的話無非勸慰愛格安頓希尼諸事究竟希尼過磨敵家裏如何光景愛格後來何往均俟下回續談

海濱酬唱詞序

寄庵初稿

天生才人也聚之朝廷之上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洵美矣即不然聚之名勝之區旗亭畫壁邗上題襟以播一時之韻事亦足樂也若迫而至於海濱不已窮乎楊君稚虹滇南名下士也以父蔭授江蘇令艱於貲困處青村者將十年其間與黃君天河馬君湘艇陸君少葵賀君少樓林君仲夔味蓀唱和最多得詞一卷名曰海濱酬唱予閱之而不禁喟然有感也青村當東海之濱所見者荒城野市耳所聞者天風海濤耳無亭臺園囿以助登觀也無管絃絲竹以娛其情也居斯土者意必愀然其不樂悵然而遽返又安有所謂此唱彼和弄月吟風之趣者乎乃予觀集中諸君或官於斯或幕於斯或客於斯或生於斯類皆抱不世之概具傑出之才竟能出其餘緒發爲詩古文詞以維持風雅振興壇坫不必亭臺園囿也一邱一壑有勝亭臺園囿者矣不必管絃絲竹也一觴一咏有韻於管絃絲竹者矣使閱此詞者忘其爲荒涼寂寞焉抑亦奇矣雖然窮通有數離合無常今稚虹將赴都入觀味蓀舉拔萃科而諸君亦振翮直上他日或聚於朝廷之上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未可知也予僑居滬上曾有聚星吟社之舉方欲與海濱聯爲一社乃諸君既不能齊聚而滬上諸同志又復時聚時散風雲際會花月因緣未知在於何時此其中自有天焉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因序其詞而並及之

羅浮仙影圖記

寄庵文稿

予讀外史竊慕羅浮之勝因道阻不得一游悵然久之一夕方掩卷就睡恍惚有蝴蝶飛來翻

隱作舞狀乘予而去不一頃兩山環列雲氣蓬蓬遂從一徑入曲折幽密不知誤入何境正驚疑間忽見有翠衣者笑而前曰候郎君久矣妾請爲先導乃引余至一洞天梅花萬樹晴雪沾衣暗香疎影中隱隱露亭臺一角予問誰氏宅答曰此朱明洞也我家鳳姑愛君風雅故來石迺耳言未已聞珮瓊聲漸近珊瑚自林下來者風鬟霧鬢艷絕人寰而縞袂淡妝與梅比潔眞神仙中人也相見後各通款洽徘徊於紅羅亭畔鳳姑向翠衣曰今夜風月甚佳幸郎君不棄惠然肯來盍置酒以消寂寞翠衣者諾之入須臾酒至瓊漿一飲肺腑皆芳香核數品亦清潔異常無人間烟火氣酒數行覺有醉意不能復飲因戲謂鳳姑曰旣辱寵招可能引人入勝耶鳳姑笑而諾之於是繞曲闌而進露華方濃月明如水珠簾捲處恍若瑤宮鳳姑曰此妾所居之室也予低徊不置入其室蓮炬高燒蘭香未歇瑤琴玉笛橫陳几案間予敬請彈一曲鳳姑撫絃乍奏冷然響出雲外有流水高山之致不禁爲之情移余曰廣陵絕調旣得而聞之矣桓伊三弄可復聞乎鳳姑整襟而起斜倚風前吹落梅之曲音韻凄婉林花亂墜宿鳥驚飛余黯然魂消不敢再請矣鳳姑乃轉索余曰久耳詩名肯賜教否予口占一律卽書紅箋贈之鳳姑吟賞不已謂當留爲他日券予不解其故但微笑而已坐移時燭燵香殘沈沈欲睡鳳姑謂翠衣曰郎君倦矣可留少寢遂扶予至芙蓉帳中枕珊瑚衾翡翠自念一介寒素何修得此輾轉反側不覺朦朧睡去久之漸醒始悟一夢而所作詩句不復記憶惟花氣酒香拂拂猶在衣袂間爰繪圖記之名曰羅浮仙影斯人也其與余有夙緣耶抑與余有後因耶是則不可知矣

仙水潭誌異

篆香顧敬脩

去楊涇西半里許有田二三頃徧種吉貝花其地忽空爲小坎內有泉涓涓而流土人愛其清掬而飲之味畧甘冽遠近聞之胥來汲飲或云其佃恐有妨秋熟而踐踏者日多惡之特甚以牛糞塞之則附近又空一坎其泉仿此因呼之爲仙水余初耳之疑而不之信以爲果如所言或有怪物憑依以煽惑愚氓飲之慮有他患一日余之楊涇路出其泉畔就而諦視之其口圓如缶深不過二尺有奇欲飲者以銅瓢斟之少頃其泉乃盈涌而出詢之土人僉云匝月又餘飲者甚衆而卒無他故余領之而去旣歸默坐凝思恍若有悟始翻然改曰噫嘻此豈古所謂醴泉者歟胡爲乎來哉蓋古者聖明在上物阜民安則有此希世之瑞今茲豈其時耶猶念曩日者長髮賊糾衆謀逆蔓延江浙兩省蕞爾浦東亦遭菹醢方兵亂時尸骸枕藉血漬載塗其一種腥穢之氣流入澗谿居民不免中毒以致瘟疫流行經久不熄卽余次子亦罹此灾其間微幸得不死者百無過二三吁可畏已幸賴 聖天子勵精圖治與民更始封疆大吏協力剿攻各郡縣以次平定復得大雷電以風盪滌其沴戾而長江大河又爲之款薄貫輸瞬息千里使氣象聿新今而後普天率土沐浴 醴化以安耕鑿之常此不特瀛瀆一隅之福而已也外此者又曷敢有所奢望乎哉雖然猶有說今夫因亂思治者人之心也否極泰來者天之運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者自然之理亦必然之勢也攬槍掃而卿景輝欽鴉除而鸞鷲舞自今伊始甘雨和風煥寒時若太和之氣釀爲休徵則是廚有筮蒲庭有萱莢又安見宜於古而不宜

與許雷門孝廉書

於今即今茲涓涓之泉未始非預爲之兆爰名之爲仙水潭所以徇土人之稱也彼石言於晉神降於莘泉宮之蛇宋都之鷁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是不可無文以誌其異他日者重修邑乘則視祥之類例得附書故此文也聊供采輯之咨云爾

北窗嘆語

不亢庵掃夢頭陀

少時讀經其功專也中年讀史其識廣也晚歲讀釋典其神靜也至若最無聊時讀莊列諸子不得意時讀屈宋騷經風雨時讀李杜歌行愁苦時讀宋元詞曲醉中讀齊諧志怪病中讀內景黃庭各隨其宜互得其趣人生安有一日可廢書哉○志不在溫飽自是聖賢刻勵語且祇云不在溫飽究非不欲溫飽也苟非聖賢而終身飢寒竊恐敗節隳名不一而足矣○未發爲性已發爲情情之一字本從性根中來故爲學無情不能成聖賢修道無情不能成仙佛太上忘情非忘情也用情之深而不自知其爲情也昆蟲草木無處無情情感而生情盡而死人而無情物之不若行尸走肉烏用此爲○耽色慾溺賭博衣食華侈數者皆足敗家不知好名之人其敗家與若輩同人一好名則訪求師友購買書籍徵逐聲氣馳騁名場卒之生產不事凍餒相隨蕩覆祖基潦倒沒世比比然也是以守錢之虜不願有識字之兒○名之一字最爲造物所忌故積德之家功名仕宦可數傳不絕獨名重之士每致繼起無人往往生前著述重若璆琳身後子孫棄如草芥其甚者與嗟伯道曙後星孤總緣享盡清名以致折盡庸福夢庵嘗有句云自古才人如棄婦從來名士少佳兒蓋慨乎言之也○每遇優伶演劇金鼓振天並坐之人不通一語於時靜以聽之不片刻便昏然睡去蓋心無旁騖耳無旁聽神思專一愈熱鬧則愈沈靜也故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極得意事每於極平淡中得之極清閒福當於極窮苦時領之○以風雅人入富貴場雖徇俗隨時總有名流氣象以市井人登詩書座越拘文牽

義倍形村野心場○文章者心之聲也性情人品學問識力悉於此見焉制義則不然時而假聖賢面目侃侃爲道學之談時而摹宵小心腸娓娓作奸邪之語窮形盡相愈肖愈工與傀儡之登場何異故曰制義行而文品壞此言似非刻論○諺云三世仕宦才曉得穿衣喫飯曉得二字應作會字解非知其艱難之謂也蓋仕宦之家威儀有序規矩秩然賓主之獻酬雍雍台度衣裳之位置濟濟可觀若草野之夫登之於稠人廣座有舉動失措者矣村俗之子被之以華帽鮮衣有局促不安者矣故衣食二字必仕宦而後會也若作得知物力艱難解竊恐仕宦三世愈不曉得矣○余嘗雪後行三河道中地近遼東萬山環拱天開新霽積雪未融返照斜陽皆作淡粉紅色又半山之中人皆櫛比而居約數十間曰遠望之絕似江干停泊漁舟鱗次不亂此種光景皆書所不到因得句云晴雲壓地泥痕碧落照銜山雪色紅又云老樹著花都是玉遠山排屋看如舡當此酷暑熏蒸時偶憶及之猶有車中寒冽景象勝挂一幅北風圖也○釋氏明心見性卽聖賢誠意工夫道家七返九還卽聖賢養氣工夫釋道與吾儒無二致也自後人狃於非福因果之說惑於飛昇冲舉之言遂致斥爲異端轉相攻闕是釋道之誤人乎亦學釋道者之自爲誤也○魚得水則生人溺水則死非魚勝人習使然也海濱有善泅水者能伏水七日又能於水底行數百里詢之係幼時熟習水性之故是人或有時可以入水魚則斷不能暫時離水人靈於物卽此可悟○人在天地之中有大小有老少有妍媸有強弱辨別甚明釐毫難混設以人視羽毛鱗介則混而同之曰羽毛鱗介耳無所謂大小老少妍媸強

弱也然以羽毛鱗介視羽毛鱗介彼固自有其大小老少妍媸強弱也彼亦以爲辨別甚明釐毫難混也由是推之以天視人亦與人視羽毛鱗介等耳無所謂大小老少妍媸強弱也旣無所謂大小老少妍媸強弱則其間之窮通壽夭貧富貴賤亦任其氣機之自然耳今人見善者不祿惡者令終動曰天道無知天亦何能任咎哉○廣坐遇不相識人切不可自炫已才切不可議論人短酒場遇不讀書人所行觴政斷不可咬文嚼字兼以詩詞困人凡人以詩文相質雖極不合意必覆閱兩三過且記其一二佳句閱畢後背誦而稱道之以上三事雖屬淺近然閱歷不深不能知也○朝鮮乃箕子之遺人物秀雅風俗樸醇允爲諸藩之冠余嘗識其陪使李以堂茂才尙健爲漕船樞密尙迪之弟與之相習因得悉其國俗惟言語不通談必以筆殊不便耳彼處秀才殊不易得鄉會兩試亦襲中國之名而試士三塲惟用詩賦策論蓋猶沿唐制也以堂來京在癸丑二月惟時賊氛甚熾逼近江南都下人情亦頗洶洶以堂問云以本朝兵力之強小醜跳梁何以不能速滅一時座客皆難措辭梁叔孝廉克家振筆書曰治寇之法卽治病然急則恐有後患緩則可絕根株故觀變沈機深謀遠慮王道不貴近功也一時服其應對之妙○軍興三年度支告竭部臣無款可籌惟請汰除正項卽賞賜外藩亦在裁減之例以堂之來適當其時熟悉情形不無稍有缺望於其歸國余送以律詩二章其首章結語云握手河梁憑寄語○聖朝雨露總平分黃樹齋先生陶鳧鄉閣學皆賞余言爲得體○日影卓午綠樹陰濃葉底哀蟬淒然送響始則一蟬吟吟漸而羣蟬競和間以小鳥之聲如樂器中之

綽板自然節奏靜以聽之此身如在深山窮谷中有萬籟俱空一塵不染光景乃知蟬噪林逾靜五字非深於領會者不能出此○人生一大夢耳父母妻妾子孫夢中人也宮室衣服飲食夢中物也往來紛擾夢中事也喜怒哀樂夢中情也功名富貴好夢也貧賤困苦惡夢也生必有死夢必有醒生而不過如夢而醒同一嗒然若喪耳然吾輩不知數十年來所歷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究竟實有此境否抑即係夢中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否夢中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必非醒時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也必另有一番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也吾又不知人死之後亦能如夢醒之後另有一番之人與物與事與情之爲好爲惡否人以死爲夢吾以死爲醒爲夢爲醒迄無能定之者吾惟常爲夢中人常說夢中話而已○人有妄想則睡臥不安人有奇想則起坐不定人有貪想則聞見皆非人有忌想則疑慮必大○天下極有情人皆天下極忍心人蓋惟忍能持其情也情之不持流蕩何底狎穢穢其情立窮惟忍以持之則我之情可百年不盡彼之情可畢世不衰設彼人亦能以忍用情則無形之情歷劫不解矣此種人當重生勿利天中○佛家首戒貪瞋癡再戒淫殺盜宄之貪瞋癡即淫殺盜之根實則孔子之所謂三戒早已盡之戒之在色戒癡即戒淫也戒之在門戒嗔即戒殺也戒之在得戒貪即戒盜也彼教顛倒說來似有至理實則竊聖人之餘論一經道破覺彼法何等支離聖門何等正大

此北窓囑語爲寶山朱伯康孝廉癯病中隨手筆錄未幾病殆故篇幅無多孝廉平生著述

若詩古文詞及篆籀書法皆有名於時每以境遇多拂假翰墨以發之兵燹後所著散佚惟遺詩八卷存婁江楊詩鉢處詩鉢其妹婿亦其姪兄也爲之刪訂歸於其坦王君蘭亭謀梓未果此卷於君歿後爲余所得詩鉢稱其言皆庸言理悉至理良非飾語雖著墨不數十則允可自成一子詩鉢亦嘗錄寄王君惜至今尚未流傳茲特錄呈 貴館希爲列入瀛寰瑣紀俾吉光片羽傳播鷄林則幸甚矣

問月漫士書

歸善局章程

無錫余治蓮村氏擬

蘇州各善舉自鰥寡孤獨廢疾以致生死疾病皆有所給可稱盡善盡美纖悉無遺者也同治辛未冬本地紳董多方籌劃捐資創設芹香堂歸善局凡有不肖子弟失於教導染成嫖賭喫烟諸惡習父兄不能約束漸入匪類者憑保送入嚴行管束各就執業教之習學又稟請 府尊李 長邑尊顧 元邑尊陽立案諄諄教導同人益加奮勉一年以來已有成效現將歸正子弟漸次領出生理此皆由 憲紳教養兼備之所致也聞各處又皆效法舉行矣茲將蘇州歸善局章程數則呈報 貴館伏乞採納是幸

一是舉專爲約束子弟並非濟貧若年逾三十已非子弟之例概不收入

一子弟如有吸食洋烟者送局之後另製 林文忠公戒烟良方照應給藥令其戒絕不准惡類入局探望以絕其弊

一願入局者由本人父兄親長自寫本人年齒執業如有疾病意外等因各安天命與局不涉

- 一入局子弟原爲化導起見如有不遵約束不知悔改肆橫任性者稟請 學師諭責不聽者定行交本人父兄親長逐出
 - 一染病果十分沉重父兄親長情願領回者准病痊後仍行送入若無故領出不准復送入局
 - 一各人每日一粥兩飯有力者自捐飯食每人每月一千五百文無力者由局供給衣服被褥亦依此例若水旱烟皆不准吸
 - 一同志集資不廣先以二十人爲限俟助資稍充再行增添居住之處每人一間以免羣聚滋事在局各就執業教之習學除聽宣講 聖諭外不准外出
 - 一局中收付銀錢年終刊刻徵信錄分送并焚化 文 武帝及學土地神前以明心跡
- 號舍規條
- 一子弟入局應聽局董約束息心靜養不准高談闊論
 - 一子弟清晨早起俟洗面喫粥後即習學營生薄暮喫飯即當安靜休息不用油火燈燭亦不准私相講話
 - 一各人一粥兩飯外不准私吃雜食
 - 一子弟入局後無論年紀大小門第高下皆當痛自改悔從前種種惡習理宜一洗而空成家立業總在此時若不悔悟稟請 學師嚴責懷之慎之
 - 一水旱烟皆不准吸

- 一子弟執迷不悟每逢宣講之期罰令跪聽
 - 一散號子弟如能恪遵局規即升上舍號房
 - 一子弟營生餘息無論多寡專人經營俟出局就業以備正用
- 本人親族規條
- 一送入局者原望子弟學好須遵局規不得暗覓傳遞私送飯菜雜食等項令子弟妄生覬覦
 - 一子弟衣服洗淨替換本人親族不得到號親送以避嫌疑而杜弊竇
 - 一子弟漸入下流致送入局倘在局肆橫不得不從嚴約束本人親族慎勿託人說情以紊局規
 - 一本局不過代人管束倘送入者業已自悔良心復發本人親族自應推薦生理領回教導不得置之度外致後來者無地可容
 - 一疾病意外局中應有之事本人親族勿多議論
 - 一子弟就業本人親族不得時往店中探望及差人傳信等情因此番出局重新爲人斷不可再含糊也
 - 一子弟不肖半失教導半由溺愛家中不盡無咎倘有越號逃歸者准令親族仍行送入從嚴諭責
 - 一子弟在局爲時短長局中自有成規不得硬領勿謂烟已戒淨無須在局此地非戒烟局也

局使規條

- 一局中規模嚴肅在局帶辦者亦應一體遵照晨起晚眠均宜肅靜
- 一局中弊竇首嚴傳遞不得代送烟炮雜食及子弟家中私通消息
- 一局中門戶極爲要緊隨時鎖閉檢點毋稍懈怠
- 一局中辦事本係公平粥飯小菜務須一律不得私分低昂致有不平之鳴

記葉昆圃城南事蹟

抱朴後人述

人生不必大有爲於世但得盡其分之所當爲與力之所能爲而爲天所佑人所感也是亦足以傳矣甬江葉公昆圃向爲上海南倉街衍澤堂藥材經紀余得與爲忘年交公善飲博通史籍文人學士輒於解館後咸集公齋樽酒帷燈談論古今人物娓娓忘倦酒闌人散則弛然而臥不復知人世事貌豐偉布衣葛屨無市井氣尤精岐黃術醫人必謹不取酬紅巾之變邑尊袁公被戕僞官劉麗川等迫諭各市照常貿易毋自驚擾公密令店主人速避之主人曰賊勢無相犯奚避焉公正色曰官戕矣是何世界耶吾人行止論理耳豈論勢哉官兵至旋作戰場矣君等宜急行店事在我勿變也時店友都新人凡父母在及無兄弟未有妻子者公迫之使歸留 二老成共守之未幾浙省援兵至賊遂肆劫掠公數爲賊視病并供藥餌以此得安官兵初攻賊出燒民屋公急任諭以大義乃退公呼人撲滅之自佛閣以東得無恙大兵圍城南倉一民屋中俱屯台州兵勇適瘟疫公治兵勇病且施藥日夜不辭勞瘁有以金酬者却之不受等健速滅賊立功名耳兵勇感泣凡近公居一里之內房屋不稍損毀一旦恢復隣里得然聚處皆公之賜也初公之經紀藥材也凡膠丸飲片必親揀製川廣路梗藥材缺者代者代之以實告而廉其值勿少假借是以當公身四鄰不戒於火者三而店屋從未延及兵賊交持之際公日居矢石之中每有神助所尤異者公素有痰疾必高枕而臥是夜偶覺疲倦乃去其枕方就寢炮聲轟然一彈子自床頭入適當向所昂首之處嘻此非天之所以

佑公者乎後公疾篤自知不起欲旋里店主人及諸友俱以爲不便余曰公生平信理當以理決之若公者豈終於他鄉而沒於道路者哉速備舟送公歸安抵家人團聚親戚咸集數月而壽終正寢訃至鄰里莫不下淚此亦人之感公者所不能自已者矣方公花甲覽揆之日余修葺舊宅適落成諸弟欲顏其額曰葉壽廬余曰是誠然城南老屋爲公所壽者數百家不得以吾廬私之夫古來名勝之區往往地以人傳人亦即以地傳今自小南門至陸家浜一曲傳聞舊有倉廩因以南倉名之倉之廢不知幾百年矣故今上海鄉談凡事之有名無實者呼之爲南倉南倉之名已非人所樂受地之所不任受者固宜有以易之矣噫兵燹之後完屋幾何我儕幸爲公之鄰藉公之庇至今安居樂業於其間孰不願子孫無忘公德哉則葉壽之名不當以名廬而名吾里也可

滄城克復之後先輩識公者皆發爲詩猶記二律錄之以徵其實

劉明府鴻甫

談笑從容際潛消浩劫塵一誠先感物隻手自生春霖雨能醫國閒雲亦濟人池魚殃不及謳頌徧闔閩

葛孝廉恪庭

兵後都爲瓦礫場數家僅在亦堪傷人間有市真來虎天上無弧解射狼安樂至今推鄭里酣歌日昔慨王郎瀾東親戚應相話贏得聲稱滿異鄉

意遊上海西園記

篆香願敬修

客有雅好園休而未能一至勝境祇於心存目想間彷彿其亭臺花木之盛則是身所未至之境而卽爲心所已至之境此非意造也蓋園之境其實境也而遊之境其虛境也以意涉境夫亦安往而不可遊哉客至滄城耳西園之名久矣或有來告者曰邑廟之有西園爲前明潘方伯故址衰延廣七十畝有奇其蹊徑之曲折樓閣之參差樹石之奇古與夫池沿之窈然而清橋梁之繚然而曲卉木之雜然而繁是園也足以爲一邑冠客聞之欣然欲往奈爾時爲英兵所居外人不敢入輒復中止旣而烽烟肅清商賈輻湊外洋亦知禮讓不復肆其梟雄乃歸其園於住持而他徙焉客喜甚曰吾今而可以遊矣則又奉邑令封錮甚嚴非時不啟蓋園雖設門於廟左通衢而實則在寢宮之後有若城隍神別業者然故掃除以昭虔敬客爲徘徊旁皇者久之乙丑暮春之初爲清明令節城隍例得主祭臨壇於是闢門而納遊者焉當其時笙歌若沸士女如雲而客又奔走衣食僕僕道塗去此日遠聞之咨嗟悼歎徒自傷其無眼福而已暇時緜擷邑志得邑人喬鍾吳所撰西園記畧其景而一覽之按園之書中曰三穗堂其堂回湖有亭翼然於湖心東築九曲石橋以達於岸南有得樓綠楊春樹烟水舫再東有玉華堂仍其舊名堂前有奇石屹立園隙園所謂玉玲瓏者其東有銀杏一株爲恭定公手植東行有石梁入園門卽由此路也三穗堂之東北有萬花深處可樂又有土邱然

而起者稍西有留春塢非有花神閣聽濤閣西北過橋山石突兀從人面起者西行萃秀臺其右有巨山造其巔目極數十里山下沿溪四南有橋由湖中環而上有香亭復下南入洞行有亭曰流觴處亭西北有蓮廳廳東南有亭橋西南有廳東北有凝雲橋最高者爲熙春臺其南有越舫又有門曰雲邊別苑有鏡蓮堂瀟碧樓巒樓再南過一梁入洞折而右有凝暉閣其入洞南行出山巔有挹翠亭亭左奇石古秀爲懸星石自王氏園移置此者下出沿溪而南有廳其後軒俯大湖東望湖心亭曰濠樂舫過小橋有綠蔭軒有千巖競秀自此而東傍入洞有茶檣酒壺清芬堂鶴聞亭再東有飛丹閣綠波廊翠襖閣至舍雪樓而其大畧如此由是園勝景歷歷皆在目前而客之始願慰矣昔少文之於岳曰臥遊青蓮之於天姥則曰夢遊今客讀記畧而以遊之其所以抒蓄念而發幽情者古今人殆不甚相遠耶抑又聞之天下之物足以娛耳悅目者求之而不可得若求之而不可得之爲愈求之而不可得不若求之而終不可得之爲尤愈也何則凡人思之深慕之切其與引而彌長即其味辨而彌雋也若一旦實造其境而視爲當然則又味如嚼蠟矣或有從旁啞然笑曰客殆大言欺人耶則哂而不答或又因而詰之曰自來遊名勝者往往有題名今予不著其姓氏於意云何客應之曰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倏忽變幻皆其寄焉者耳善乎釋氏之言曰如夢幻如泡影如露亦如電其即不生不滅即色即空之謂也夫古之人遊蹟半天下而惟恐名之磨滅而不彰者何可勝道獨客也與哉既與或人語乃退而爲之記

海外見聞雅誌

記波斯王游英京事

選錄香港新報

英京六月三十日發來電報謂波斯國王在遊英國英皇厚禮殊情以相款接波斯王嘉悅不已出劍贈英提督軍門卽金布律治爵臣也此劍飾以鑽石光鑑奪芒該王又以已國爵號酬報英皇及英儲君之配並以鑽石鑲其畫像用申酬款云
初二日英京發來電報謂波斯王駕至英國歷觀船澳及澳中器具各極堂皇奧妙殊令觀者心目交悚云

論英國新造鐵戰船

英國近置大戰艦一艘其堅利絕倫以鐵制成非伊朝夕而工乃竣今命其名曰的華士的臣計所造之費自始迄終支度不僅數百萬賞當試水之日以之浮於海中其能堅而不撓若砲臺然倘使決行機於水陣自是有戰則勝有攻則克特是其勢固雄其剛更甚終防以水之至柔而尅之故於動輪之頃惡浪怒濤過於凌伐即使風靜波恬而狂瀾洶湧亦至九尺餘高荷遇兩颶風伯將恐濁浪排空激湍勢迅尤有不堪言者或虞有沉溺之禍耳按水戰一道其法殊艱一利害生即有一害之伏如此艦之製既費不貲其人之材力心思不可謂不巧而於既周且密之處萬有一隙之疎是殆太剛則折之道其理有固然歟

海國塔燈

前時本港官紳集議於創例局擬於本港海口建築塔燈以利夜行船舶此誠美舉也今聞英國理藩院中已准是議特經費所需不支賭項而另行設法籌款按西國舟人稔於航海每歲環地球而行者不知凡幾皆鮮失事其故何哉夫亦慮之審而防之密也蓋西國操舟者不憚風濤而畏礁石其石生於海底或顯突水面或隱伏水中猝與之遇未有不櫓傾舵摧船沉貨壞者此誠行舟之巨患也於是歐洲諸國凡於其所屬洋面察有險要處所即在石面建塔一座置其中用螺絲旋上近日則全用鐵板構成每塔以數人守之夜在塔頂燃燈數盞照耀洋面俾行船者遙見之預知趨避各塔以燈色分別如某塔則專用某色之燈或用燈自旋轉半明半蔽船中人望之即了然知爲某地之某塔矣自各險建塔之後行船永無擱撞之虞其法誠爲盡善每船至此量度其船身大小酌抽若干爲歲中燈塔費用各船主亦無不樂爲輸將者其所製塔燈法亦不一最巨者需費數萬金嘗見南懷仁七奇圖說謂爲天下所無其二爲樂德海島銅人巨像高三千丈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燃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叢泊其七爲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尼王所建崇隆無際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此即照船塔燈之先聲也特其思慮益爲周密爾夫以大海汪洋靡極之中能細測險害建造高塔遠照得以預爲之避其工程巧妙固過於尋常遠矣

萬里雪鴻草

桐江漁隱

庚午季秋轉餉至黔兼辦運鉛銷冊閱兩月復奉楚北江南催餉之檄感舊游之重到鴻爪未消念歸路之云遙驪歌又唱爰成俚句用誌別懷就道匆匆不復計其工拙也

昔年雙履飛鳥地今日聞關轉餉來萬里山川餘鬼國屢朝安撫仗雄才使星已度鸞叢去時方秋試張芝浦太史爲江左舊交適司是科文柄揭曉後卽由蜀還京 舊雨重逢多節開謂趙鍊筠吳梅生陳文軒三觀察 但祝巖臺烽火息好隨諸將畫雲臺○荔泉舊政早相忘猶有遺黎頌召棠曾設嚴防屯鍊騎竟無奇策挽紅羊 余於道光己酉宰荔波時年未三十凡聽訟緝捕諸大端悉遵前貴東道胡文忠公教令而行民頗稱便嗣值粵匪窺伺荔境余請兵防堵城賴以全去仕後邑城兩次淪陷聞至今瘡痍未復 及門幾輩登華臚 荔邑歲科試所取士今以軍功保薦出爲守令者頗不乏人 守土伊誰作保障廿載未能銷殺運瘡痍何日起蠻方○得邀青眼遍公卿不負黔南仗劍行一代名儒饒偉畧頻年邊圉倚長城謂曾樞元中丞黎簡堂方伯林貞伯廉訪陳琴山觀察 叨陪塵座清談美話到鶴原死節榮叔弟於乙丑夏殉石阡之難奉 旨優卹 回首羅施山色好晴空常見慶雲橫○南明河上唱驪歌飲罷離筵面亦醜 王个峯封翁李雪堂徵士暨省門諸寅好排日祖餞頗難爲別柳往雪來爭躑躅楚山湘水復經過鶴樓吹笛吟懷健虎阜迴繞樂事多藉慰倚閭人遠望新詞聽按定風波

呈曾樞元中丞璧光

福星奕奕耀中台金筑城高六壽開玉斧威名懸日月銅樓翊贊溯蓬萊 公官翰林時曾入
值 上書房 臨淮克副師千寄安石原爲宰相才今日黔黎千萬戶盡離水火樂春臺○軍
門坐嘯百蠻秋一品詩成紀壯游輪使風謠徵竹園故鄉雲樹接嘉州 公籍隸四川嘉定府
與黔西接壤 九重知遇行調鼎萬里籌邊台建樓淵雅不教勳業掩古來能事只韓歐

上黎簡堂方伯培敬

皇華使者賦來旬深慰黔民禱頌頻萬里開藩膺重寄 九重破格獎儒臣 公由編修
督學黔中秋滿卽授黔藩洵爲異數 簪毫 殿上承恩早 公庚申傳臚 磨盾軍中草檄
新看到三公頭尙黑功名何止畫麒麟○岑樓百尺起籌邊蜀嶺滇關互接連蕩寇威聲騰組
練撫苗上策置屯田雲飛嶽麓鄉心繫地占蓬壺舊夢圓 藩署園亭結構頗佳 我倚幃幃
才二月感恩知己獨拳拳

金山衛城三忠祠詩

西脊山人著

總兵黃金友湖南人初由粵西從軍轉戰荆楚江右皖南皆有功咸豐十一年四月駐軍張
堰鎮賊逼近出擊退更平附近各賊壘卽於是年五月規復浙之平湖進攻十字街中敵傷
右脇死署金山營游擊覺羅崑祿滿洲人咸豐十年夏松江城失守衛城近賊督兵嚴防復
土匪之內應者誅之地方藉以安明年八月大股賊至衆寡不敵城遂陷奉令屯兵城外奮
力圖復苦無外援手刃數賊力竭陣亡副將覃際陞四川夔州人同治元年六月克復衛城
後諸軍別調獨留駐防二年二月賊至新倉鎮築壘士民奔告於初十日夜出兵破賊壘
受重傷猶揮衆力戰身死而賊亦退今賊平邑中人士不忘三將軍功張徐峯學博言於大
吏奏請奉 旨建祠列祀典焉

鼓聲霹靂日無色殺氣蔽天天爲黑猘輸百萬來東南白晝磨牙攫人食幾人爲國成功勳曳
兵棄甲何紛紜蘇松諸城等瓦解相繼乃見三將軍黃將軍播威名遍粵西從軍經百戰岳家
軍堅賊難撼號令森嚴兵不變水犀戰手橫綠幢扼險眞足當一面有志恢復圖進攻十字街
頭迎敵健赤標怒舉礮火發光燄萬道目爲眩將星墮地洞胸死怒目箕張光如電崑將軍係
天潢親夙昔龍虎韜鈴精一旦變起妖氛逼安堵不畏風鶴驚奸徒竊伏皆搜獲西郊堅壁
屯連營紅巾盪起城始陷彼衆我寡難與爭殘兵力支望援至裏創血戰眞天神手刃數賊力
亦盡遇大敵勇身能輕重將軍更忠勇矢拔幟先登功無比從此諸營悉散遣一軍乃命崗守

此瀕海孤城當要區軍中一范人所恃賊來築壘民奔告半夜銜枚走軍士刁斗無聲馬不鳴
獨出奇兵平賊壘男兒不愧七尺驅馬革裹尸疆場死吁嗟豈高牙大憲非無人臨難往往全
其身非降則遁希苟活三將軍不愧人臣焚掠城鄉遭屠戮江南流離萬家哭報國盡若三將
軍賊勢焉能如破竹臨淮出師來元戎 謂李宮保鴻章 渠魁伏殲無傳烽海隅告靖編戶
歡捍患難忘當時功士民訴請大吏奏符 勅建祠褒臣忠春秋俎豆永不替煥然廟貌何恢
宏海天風雨荒城暗精靈同降雲旗紅莫姿彷彿猶酣戰手提饜餽爲鬼雄三將軍死不忘國
忠魂夜夜呼殺賊

甲殉難許烈姬南北合套曲

西脊山人填

姬名德蘋字香賓本揚州鄧氏女早失怙恃有許氏婦撫爲已女挈來吳門後許卒其嗣
子誘鬻籍中投繯求死不得會有郡中朱君和義喪偶慕其才出金與保母以爲妾歸朱
氏布衣操作倡酬相得咸豐歲辛酉二月朔賊陷洞庭山見姬色美欲汙之罵賊不從拾
石投賊面賊斫其右臂不死更刃其喉而絕時年三十有六所著和漱玉詞已刊行

北醉花陰 薄命誰憐自生小枉徒誇瓊膚花貌蘭閨裏恁悲號痛椿萱遠並摧凋聊做這寄
生草弱體免蓬飄單則爲那雙親蚤丟掉 南畫眉序 夢斷廣陵潮一棹扁舟故鄉杳歎移
家小住鶴市塵鷺泣慈烏又痛分飛獨自箇顛連莫告疊遭家難心如擣偷掩淚綠窗誰到
北喜遷鶯 怎知道風波難料錯認是燕妮鶯嬌煎也波焦墮烟花何時償了從此蛾眉懶畫
袖對菱花恨不消曉妝愁照倩瓊觴象板羞敲抱金箏雁柱羞調 南畫眉序 月落畫梁高
雪練宵懸命拚了苦難求一死反悔容嬌那肯學橋邊住錦水薛 作平 濤那肯學車上逢
錢塘蘇小枇杷花底重門悄羞自把書兒細校 北出隊子 空向那平康坊到恥隨他倚門
前將客招珠歌翠舞可憐宵腸斷青樓暮復朝白璧還完這一遭 南滴漏子 良緣湊良緣
湊偏來喜報諧鸞鳳諸鸞鳳忽逢同調定來三生誰料量珠替贖身休錯看賣歌笑且脫去羅
衣做一个荆布德耀 北刮地風 欣嫁梁鴻萬念拋伴衡門隱士風高遇知音妾也開懷抱
露烟霞居近山椒占湖山偕隱逍遙譜新詞靈心巧妙墨鸞箋閒弄銀毫繡閣中如此才何輪

